

〔俄〕托尔斯泰

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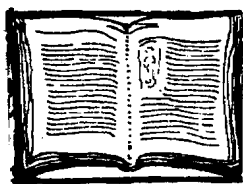
Bock Pecehue



〔俄〕托尔斯泰 著

复活

章宝泉 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俄)托尔斯泰 著;章宝泉 译.-北京:台海出版社,
2000.1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第二辑/程源主编)

ISBN 7-80141-113-7

I. 复…

II. ①托…②章…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884 号

责任编辑:谢 香

复 活

台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中路甲 36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电话 010-6238703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海淀海丰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130 印张 3580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141-113-7/1.34

全套定价:(10 册)165.00 元

本册定价:16.00 元

译 序

世界经典名著《复活》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晚期作品。列夫·托尔斯泰是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他在俄国文坛活跃了近 60 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长列尼娜》等等作品，从 80 年代开始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抛弃了贵族地主的传统观念，转到了宗教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来，这集中体现在他晚年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复活》之中。本书是从叶长捷琳娜·玛丝洛娃，人们一般都叫她卡秋莎，正被从监狱押解到法庭上因谋杀罪受审。她是个私生子，富有的索菲雅·伊凡诺芙娜和玛丽雅·伊凡诺芙娜收养了她，这姐妹俩负责照顾和教育她。卡秋莎 16 岁的时候，她的监护人的侄子聂赫留朵夫公爵诱奸了她。当她知道自己就要做母亲后，便搬到乡下一个接生婆那儿去住。她的孩子一出生，就被送进了育婴堂，不久便死了。卡秋莎受尽了各种磨难之后，沦为妓女。在她 26 岁的时候，被指控跟别人合伙谋害一位西伯利亚商人，盗取钱财。

正当卡秋莎被押解去法庭的时候，当年诱奸她的聂赫留朵夫正躺在床上想自己的心思。虽然他一直跟一个有夫之妇私通，却又准备答应跟玛丽雅·柯察金娜公爵小姐结婚。他也在考虑怎样出卖一些土地给农民。聂赫留朵夫起来后，才想起自己这天要去法院担任刑事庭的陪审员。

在法庭上，聂赫留朵夫吃惊地发现被告是卡秋莎，她被诬告合谋盗窃并毒死一个来自西伯利亚的商人。审判简直令人作呕，因为那帮官吏自私，愚蠢而又自负，拘泥于形式而不真正关心判决是否公正。

聂赫留朵夫念大学时在姑姑家度假的一个夏天认识并喜欢卡秋莎，后来爱上她。三年之后在部队上他变成了荒淫无度的利主义

者，三年后在偶然路过姑姑家时，诱奸了卡秋莎。等战争结束后，他在去姑姑家，得知卡秋莎怀孕而离去，为了安慰自己，他就忘记了她，在法庭上看见了她，他心里涌起一种既憎恶又怜悯的复杂感情。开始，害怕别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卡秋莎未能认出他来，之后他又开始懊悔，由于审判的错误，卡秋莎误判发送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聂赫留朵夫良心上感到很不安，便决定找律师上诉的问题。此后，聂赫留朵夫感到和柯察金在一起时，他们的生活空虚而又可耻，知道自己灵魂要净化，他决定同卡秋莎结婚，但他探监时，卡秋莎对他很冷淡，举止也很粗俗，当提起婚姻时，她对他很恼怒，便转身回到牢房。

再去探监，因卡秋莎用他给的钱买酒喝得大醉未探成，反而去看了一名女革命犯薇拉·波戈杜霍芙斯卡雅，她的语言和行动让他吃惊，而反醒了自己的过错，经他在圣彼得堡的活动，枢密院决定审理卡秋莎的案子，但这位枢密官自称是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在此案中聂赫留朵夫的品行可恶之至，长秋莎之案便维持原判。在回到莫斯科，聂赫留朵夫便去看卡秋莎，他心理再次萌出爱情。卡秋莎也爱上了聂赫留朵夫，但她认为跟她这样的人结婚对他不利。

聂赫留朵夫不觉体验到一种失落的感觉，他感到和卡秋莎的情感已结束。他明白罪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试图纠正坏事的人自己就坏；社会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有一套惩罚制度，而是因为人们在相怜相爱。他第一次看出《登山训众》（《马太福音》第五章）才真正是实际可行的戒律。从这天晚上起，对聂赫留朵夫来说，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

托尔斯泰的《复活》最伟大的力量就在于它深刻地揭露了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小说在聂赫留朵夫追求正义和灵魂赎罪的过程中，充分地显示了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性。小说第二中心点是个人地位对聂赫留朵夫哲学政治观点的转变，特别是对他和卡秋莎的关系的影响，没有卡秋莎，也就无从谈起聂赫留朵夫在重新觉醒和自我牺牲。

目 录

译序	(1)
第 一 部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4)
第 三 章	(9)
第 四 章	(14)
第 五 章	(17)
第 六 章	(19)
第 七 章	(22)
第 八 章	(25)
第 九 章	(28)
第 十 章	(32)
第 十 一 章	(35)
第 十 二 章	(41)
第 十 三 章	(45)
第 十 四 章	(48)
第 十 五 章	(52)
第 十 六 章	(56)
第 十 七 章	(59)
第 十 八 章	(61)
第 十 九 章	(64)
第 二 十 章	(66)
第 二 十 一 章	(69)
第 二 十 二 章	(73)
第 二 十 三 章	(76)
第 二 十 四 章	(83)
第 二 十 五 章	(86)
第 二 十 六 章	(88)
第 二 十 七 章	(93)
第 二 十 八 章	(98)

第二十九章	(103)
第三十章	(106)
第三十一章	(109)
第三十二章	(112)
第三十三章	(116)
第三十四章	(120)
第三十五章	(124)
第三十六章	(127)
第三十七章	(129)
第三十八章	(132)
第三十九章	(134)
第四十章	(137)
第四十一章	(139)
第四十二章	(143)
第四十三章	(145)
第四十四章	(150)
第四十五章	(153)
第四十六章	(159)
第四十七章	(161)
第四十八章	(164)
第四十九章	(168)
第五十章	(171)
第五十一章	(174)
第五十二章	(178)
第五十三章	(180)
第五十四章	(182)
第五十五章	(185)
第五十六章	(187)
第五十七章	(189)
第五十八章	(193)
第五十九章	(196)
第二部	(201)
第一章	(201)
第二章	(206)
第三章	(209)

第 四 章	(211)
第 五 章	(215)
第 六 章	(219)
第 七 章	(224)
第 八 章	(228)
第 九 章	(231)
第 十 章	(237)
第 十 一 章	(241)
第 十 二 章	(244)
第 十 三 章	(246)
第 十 四 章	(251)
第 十 五 章	(257)
第 十 六 章	(262)
第 十 七 章	(265)
第 十 八 章	(268)
第 十 九 章	(271)
第 二 十 章	(277)
第 二 十 一 章	(280)
第 二 十 二 章	(283)
第 二 十 三 章	(286)
第 二 十 四 章	(290)
第 二 十 五 章	(296)
第 二 十 六 章	(301)
第 二 十 七 章	(302)
第 二 十 八 章	(308)
第 二 十 九 章	(311)
第 三 十 章	(317)
第 三 十 一 章	(321)
第 三 十 二 章	(324)
第 三 十 三 章	(329)
第 三 十 四 章	(333)
第 三 十 五 章	(337)
第 三 十 六 章	(339)
第 三 十 七 章	(343)
第 三 十 八 章	(348)

第三十九章	(351)
第四十章	(356)
第四十一章	(360)
第四十二章	(365)
第三部	(370)
第一章	(370)
第二章	(372)
第三章	(375)
第四章	(377)
第五章	(379)
第六章	(382)
第七章	(386)
第八章	(388)
第九章	(392)
第十章	(394)
第十一章	(396)
第十二章	(399)
第十三章	(403)
第十四章	(405)
第十五章	(407)
第十六章	(409)
第十七章	(413)
第十八章	(415)
第十九章	(418)
第二十章	(422)
第二十一章	(425)
第二十二章	(427)
第二十三章	(431)
第二十四章	(434)
第二十五章	(439)
第二十六章	(442)
第二十七章	(445)
第二十八章	(448)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聚集在不大一块地方的好几十万人，尽管极力破坏了他们聚居的那片土地：把石头砸进土里，让草木不能生长，把刚出土的小草铲得干干净净；让煤炭和石油烟熏火燎；滥伐树木，让所有的鸟兽都被赶走。但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也仍然是春天：阳光普照大地，凡是青草未有被锄尽的地方，不管是林荫道上，还是石板缝里，到处又都长出了绿油油的青草，显出勃勃生机。桦树、杨树与稠李纷纷抽出了清香的、黏糊糊的嫩叶，椴树上鼓出了一个个绽裂的幼芽，寒鸦、麻雀与鸽子，也感到了春天的来临，并已开始欢快地筑巢建窝，就连墙角的苍蝇，也被温暖的阳光照得嗡嗡地飞舞起来。不论是花草树木、鱼虫鸟雀，还是孩子们，全都生机盎然，兴高采烈起来。惟独人，惟独成年人还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欺骗别人，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世间的美，即那种能让万物引向和平、和谐与互爱的美；他们以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借以统治别人的各种手段。

正因为这样，省监狱办公室里的官吏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动物与人们都在享受的那种春意与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昨日收到的那份已编号、盖印、写明了案由的公文。公文上要求今日，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之前，必须把在押的而且受过审讯的一男二女——三名犯人，解送法院受审。两名女犯中，其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于是，看守长遵照这个指令，在今天上午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走进了又黑又臭的女监狱的走

廊，跟着他后面的还有一个面容憔悴、卷发花白的女人，她穿着袖口镶有金边的制服，腰束一根蓝边腰带。这是女看守。

“您是来提玛斯洛娃吧？”她边问边和值班看守走近长廊边的一间牢房前。

值班看守哐当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不好闻的臭气从里面扑鼻而来。看守喊道：

“玛斯洛娃，过堂去！”接着又关上牢门，在一旁等着。

监狱院子里的空气新鲜而让人清新高兴，那是从田野里吹来的，但是这走廊里的空气却令人无法忍受，伤寒病菌、粪便、焦油及腐烂的臭味充满了整个空间。任何人来到这里，都会马上感到沮丧与难受。女看守尽管已经习惯了这种污浊的空气，但刚从院子里进来时，也仍然有这种感觉。她一走进走廊，就感到浑身疲累，昏昏沉沉。

牢房里传出一阵闹哄哄的声音，那是女人的说话声与赤脚的走路声。

“喂，听见未有，玛斯洛娃，快一点儿，不要磨蹭了！”看守对着牢门大声喝道。

过了两分钟左右，一个身材不高、胸部不丰满的年轻女人，迈大步走了出来，她很快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旁边站住。她里面穿着白色上衣与白色裙子，外套一件灰色囚服，脚上穿的是麻布袜，套一双囚棉鞋。女人的头上还系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故意让几缕卷曲的黑发从白头巾里露出来，她那显得十分苍白的脸就像地窖里储存的土豆嫩芽似的。这是长久被关押的人常有的脸色。她那双宽而短小的手与从囚服的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同样颜色。她的那双眼睛被那张暗淡无光的脸衬托得乌黑明亮。尽管有些浮肿，可还是很有精神，其中一只眼睛稍微有点斜视。她直起身子，挺起丰满的胸部，来到走廊里，抬起头，直视着看守的眼睛，做出一副惟命是从的样子。看守正准备关上牢门，一个未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伸出她那苍老严厉而又满是皱纹的脸来。老太婆正想对玛斯洛娃说些什么，看守长却冲着她的脑袋，把

门推上，她的脑袋只好缩了回去。牢房里响起一阵女人的哄笑声。玛斯洛娃也稍微一笑，朝牢门上装有铁格栅的小窗口转过脸去。老太婆把脸从里面凑近小窗口，用沙哑的声音说：

“最要紧的是不要说废话，咬住理由不改口就行了。”

“好歹有个结果也不会比如今更糟，”玛斯洛娃晃一下脑袋说。

“当然结果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摆出一副长官的架势，自认为说了一句俏皮的话。“和我来！”

老太婆的眼睛从窗口消失了。玛斯洛娃走到走廊中间急步跟在看守后面走着。他们顺着石阶梯下来，经过比女牢房更臭、更嘈杂，每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看着他们的男牢房。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两名拿枪的押送兵在那儿等着押送。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被烟熏黄了且满是烟味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押送兵，指着玛斯洛娃说：

“把她带走！”

那个押送兵是尼日尼城的农民，红红的麻子脸，他把公文插在军大衣的翻口里，笑咪咪地向颧骨十分高的楚瓦什人挤挤眼睛。这两个士兵便押着女犯下了阶梯，朝监狱的大门走去。

大门上的一个小门敞开了，两个士兵押着玛斯洛娃跨过小门坎，来到院子里，然后走出院墙来到用石块铺砌的大街上。

马车夫、小商贩、女厨子、工人、官吏们都纷纷站下脚步，好奇地瞅着女犯人。有些人摇晃脑袋，心想：“看，与众不同的人，行为不端，就应该得到这种下场。”孩子们则是恐惧地看着这个女强盗，不过看到她被两个士兵押着，已经不能再做坏事了，便又觉得放心了一些。一个卖完煤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的乡下人走到她身旁，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满脸通红低下头，自言自语地不知说了些啥。

女犯感到有很多目光正在射向她。因此，她并不转过头去，而是悄悄地斜视着那些看她的人。大家对她的注意，让她更加感到高兴。这里的空气要比牢房里新鲜多了，并带有春天的空气，这也让她高兴。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石板路，现在又穿着笨重的囚鞋，

这使她觉得难受。她看着自己的脚，尽量使步子走得轻一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口有很多鸽子，走来走去，东摇西晃，没有人去打搅它们。女犯的脚步几乎碰到一只瓦灰鸽。那只鸽子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恰好飞过女犯耳旁，扇起一阵凉风。女犯稍微笑了笑，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处境，便又悲伤地叹了一口气。

第 二 章

女犯玛斯洛娃的身世十分平常。她只不过是一个未结婚的女农奴的私生女。女农奴跟着喂牲口的妈妈在乡下一起替两个地主老姑娘干活。这个未结过婚的女农奴每年都生一个孩子。并且按照乡下的习惯，孩子受过洗礼后，妈妈便不再给这个多余的、违背她的心愿来到世间的的天之客喂奶了，因为这要妨碍她干活。这样孩子很快就被饿死了。

就这样已经死去了五个孩子。他们全是受过洗礼后，不再给喂奶而去世的。她的第六个孩子是和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这个女孩本来她的命运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可是事有碰巧，那两个地主老姑娘中的一个恰好到牲口棚来，她是为责备女饲养员做的奶油有特重的膻味而来的。当时产妇与她那健康可爱的婴儿正躺在牲口棚里。老姑娘因为奶油的事，也因为产妇进入牲口棚的事大骂一通。她骂完，刚准备走时，忽然瞧见了那个婴儿，心便软了下来，她自愿做了孩子的教母。并真的给小姑娘施了洗礼，后来又由于怜悯这个教女，又常给她母亲送些钱与牛奶。这样，小姑娘就活下来了。两个老姑娘从此就称她为“幸运的丫头”。

到了孩子三岁时，她的妈妈病死了。喂牲口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是个累赘，就让两个老姑娘把小孩带回家里抚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十分活泼可爱，也给两个老姑娘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这两个老姑娘是一对姊妹：妹妹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心地比较慈善，给小孩施洗礼的便是她。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则比较

严厉。索菲娅·伊万诺芙娜要把小姑娘打扮得美丽一些，教她读书，并想收她为养女。但是，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说，应把她管教成为一个特好的侍女，因此对她要求特别苛刻，遇到情绪很坏时，还要处罚她，甚至打她。这样，小姑娘在两方面的影响下，长大后就成了了一半是侍女，一半是养女。她的名字也不高不低，既不叫卡吉卡，也不叫卡欠卡，而叫卡秋莎^①，她缝补衣服、擦拭圣像、打扫房间、磨咖啡豆、煮咖啡、烧菜、洗一下衣物，有时也坐下来陪伴着两个老姑娘，给她们读书、看报。

有人来给她提亲，可她都一一谢绝谁也不嫁。她感到嫁给那些给她提亲的劳动者在一起，日子肯定过得特苦，她已经过惯地主家的舒适生活了。

她就这样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在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十分富有的公爵来到她们家。卡秋莎偷偷爱上了他，可却不敢向他表明，甚至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她爱上了这个公爵。两年以后，这个侄子在当兵的途中顺便来到姑妈家住了四日，在临走的前一晚，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日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他走了五个月以后，卡秋莎才明白自己确实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觉得心烦意乱，只想着如何才能摆脱即将来临的耻辱。她不仅敷衍了事地服侍两个老姑娘，并且她自己也不知道，为啥竟然还对她们发起脾气来，她对两个老姑娘说了许多无礼的话，事后又感到懊悔，就提出了辞职。

两个老姑娘对她十分不满意，就让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以后，她到了一个警察局长家里当侍女，可只做了三个月，因为这个警察局长尽管已经是年过半白的老头，但仍然对她纠缠不休。有一次，她被老头逼得十分厉害，便发起火来，骂他是混帐与色鬼，并把他使劲推了一下，把他推倒了，她为此被解雇了。如今再找工作已经不可能，因为她马上就要分娩。这样她只好搬到乡下一个接生婆兼做酒生意的寡妇家里。卡秋莎分娩很顺利。由于接生婆给村里

^① 她的正名叫卡捷琳娜。卡吉卡是谦称，卡欠卡则是雅称，卡秋莎是小名。

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过，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她只好把刚生下的男孩送到保育院去。据送孩子的老太婆说，孩子刚送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在到接生婆家之前，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个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她做工挣的钱，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公爵给的。而当她离开接生婆时，手头仅余下六个卢布了。她不会省钱，不仅自己花，别人向她要，她也有求必应。接生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饭钱与茶钱；雇人送孩子又花去了二十五卢布，接生婆为买牛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其它二十卢布是制衣服、选礼用掉的。这样，当卡秋莎身体复元时，已两手空空，身没分文。必需去找个活干了。她在林务官家里找到一份工作。虽然林务官是个有家有室的人，可他也跟警察局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缠着卡秋莎不放。卡秋莎对他十分讨厌，极力躲避他，可他比她更狡猾，更有经验，主要因为他是东家，可以随意支配她。最终等到了一个时机，占有了她。他的老婆清楚了这件事。有一回，她瞧到丈夫跟卡秋莎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就扑上去揍她。卡秋莎也不甘屈服，两个便厮打起来。结果她连一分钱工钱都未有拿到，就被轰了出来。于是卡秋莎来到城里，在姨妈家住下。姨父是个装订工，以前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主顾全跑了，他便酗起酒来，把家里的物品都拿去换酒喝掉了。

姨妈开了一家小洗衣铺，靠它养活孩子，也支撑着贫困的丈夫。姨妈让玛斯洛娃到她的小铺里干活。但玛斯洛娃瞧到那里的洗衣女们生活得十分艰苦，不是十分想干，就到佣人介绍所去找女仆的工作。她找到只有一位太太与两个念中学的儿子的家里做女仆。她进去才一个礼拜，那个嘴唇上长着髭的读中学六年级的大儿子便丢下功课，纠缠起玛斯洛娃来，让她不得安宁。他母亲认为这全是玛斯洛娃的地错，便把她辞退了。玛斯洛娃找不到新的工作，便又到了佣人介绍所，她偶然中遇到一位手上戴满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了解了她的情况后，留给她一个地址，约她去找她。玛斯洛娃来到了她的家。那位太太对她很热

情，请她吃小馅饼与甜酒，并打发自己的女仆到啥地方去送一封信。晚上一个留着花白长发与花白胡子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来。老头一进来就挨着玛斯洛娃坐下，并笑嘻嘻地用闪着亮光的眼睛看着她，同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斯洛娃听见女主人对他说：“刚从乡下来的，新妞儿！”然后女主人又把玛斯洛娃叫去，对她说他是一位作家，有特别多的钱，如果她能招他喜欢的活，他是不会吝啬那些钱的。作家果然喜欢上了她，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同意常同她相会。她偿还了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与缎带，钱很快便花光了。过了几天，作家派人来接她去，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要她搬到一个单独的寓所去住。

玛斯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但她爱上了住在一个院的一个机灵的店员。她主动把这事告诉了作家，并搬到一个单独的小寓所去住。开始店员答应和她结婚，但后来不告而别，到尼日尼城去了。显然她被抛弃了。这样，玛斯洛娃又成了孤身一人。她本想独自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但人家不同意。派出所长对她说，只有当她领到了黄卡^①并通过医生检查后，才能单独住下来。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瞧到她穿着时髦的衣服、披肩与帽子，就热情地接待她，并不再让她去干洗衣工了，以为她已过了上等的生活。对玛斯洛娃来说，做洗衣妇的问题她根本未有考虑过。她如今以一种怜悯的心情看着前屋里的洗衣妇。她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过着苦役般的生活，有的已得了肺病。他们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水蒸汽里洗烫衣物，不管冬夏，窗户总是开着。她一想到她也可能要干这种苦工时，便觉得不寒而栗。

就在玛斯洛娃处在无依无靠、生活十分困难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牙婆找到了玛斯洛娃。

玛斯洛娃早就开始了抽烟，而她同店员同居的后期以及被他抛弃以后，又越来越严重地酗酒。她之所以离不开酒，不仅因为她觉

^① 黄卡是帝俄政府发给妓女的许可证。

得酒好喝，更主要的是因为喝酒可以让她忘记她所遭受过的一切苦痛，可以暂时的得到一些解脱，得到一些尊严，而这些感觉，若是未有酒她是无法维持的。她明白的时候，老觉得羞耻与抬不起头来。

牙婆设宴请姨妈吃饭，并灌醉了玛斯洛娃，要她到城里一家最好最优惠的妓院去当妓女，并列举了在这家妓院做事的各种优点与好处。玛斯洛娃必须作出抉择了：要么做低声下气的女仆，但这样必定要受到男人的纠缠，也少不了与人暂时的秘密的通奸；要么索性取得一个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地位，即在法律的允许下公开的长期的而又报酬丰厚的卖淫。她决定了后者。此外，她还想用这种方式报复一下诱奸她的人、店员以及全部欺侮过她的男人。让她作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牙婆和她说，她可以随心所欲的穿自己喜欢的衣裳，丝绒的、绸缎的、罗缎的，以及裸肩露臂的舞衣都可以。而当玛斯洛娃想象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露背、滚着黑丝绒花边的艳黄绸缎的连衣裙时，她就再也忍不住地把身份证交了出去，以便得到黄卡。当天晚上，牙婆就雇了一辆马车把她领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女院去了。

从此，玛斯洛娃就开始了她长期的、违反上帝与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有千百万的女人过着这种生活，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的同意，而且还受到它的保护。而这些妇女十个有九个最后都要得上痛苦的恶疾，未老先衰与过早死亡。

她们夜里纵酒狂欢，早晨与白天却沉睡不醒，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没精打采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用矿泉水醒酒或喝咖啡，穿着罩衫、短上衣或长睡袍，在各个房间里懒洋洋地遛达，透过窗帘往外瞧，有气无力地彼此对骂几句；然后是漱洗、抹油，往身上与头发上洒香水，试穿衣服，为衣服和老鸨吵上几句；接着是照镜子、画眉毛、抹脂粉、吃油腻的甜点、穿上袒肩露胸的鲜艳的丝绸衣服；最后走进灯火辉煌、装饰美丽的大厅里。客人们陆续来了，接着便是音乐、跳舞、吃糖、抽烟、喝酒、通奸。客人中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小孩，也有衰朽的老头，有独身，有成了家